

散文集

Colorful

time

多彩的

时光

王春◎著



郵編



中国电影出版社

百花
文苑
主編
王春

散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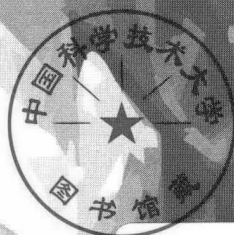
Colorful

time

多彩的

时光

王春◎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百花文苑
主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彩的时光/王春著.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5.11
(百花文苑/杜哲,黄娜主编)

ISBN 978-7-106-04344-5

I. ①多…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3733 号

责任编辑:蔡宝瑛 贾 伟

策 划:当代文学艺术中心图书编著中心

(<http://www.csw66.com>)

特约编辑:杜 哲 刘 娜 黄 娜 晏 子

封面设计:清 风

责任校对:晏 子 黄 娜

责任印制:庞敬峰

多彩的时光
百花文苑

王春 著
杜哲 黄娜 主编

出版发行: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29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宁夏润丰源印业有限公司

版 次: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90

字数/1590 千字

书 号:ISBN 978-7-106-04344-5/I·1042

定 价:298.00 元(全 10 册)



序

2011年6月,我和先生去北京北海公园参观荷花展。我在花展中照相的地方,遇见一位六十五岁的老大姐,她请我给她拍照。拍照之余她告诉我,她的丈夫因年龄大身体不好已经不能出来游玩了。她说,我自己也要抓紧时间出来玩玩,给自己多照几张相片。她又说,生命短暂,老年人到了六十七八岁的时候就有了紧迫感。就要想想,自己在能动的时候还想要做什么就要抓紧做。否则很难活动的时候,就留下了遗憾。所以我现在要抓紧玩。她的话语中充满了惆怅。这几句话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我也已经步入老年,我的经历与同代人是一样的。只是每人被不同的时光磨砺。因此,我写下一些文章,记录我的童年、青春和现在。我的童年经历了国家的“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我的青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我的中年经历了祖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飞跃发展,我的老年,赶上了国家重视和关心老年生活的美好时期。

我喜欢旅游,书中旅游的文章二十篇。我曾经于2009年,在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书——《难忘的记忆——旅游散记》。这本书,是以日记的形式记录我在旅游中看到的风景、感受到的人文以及我思想的收获。这本书是日常生活琐记,主要是记录我的生活。粗浅地记录了我的童年、青年,甚至是我的成长经历和现在的

序

老年生活。多数以日记的形式回忆我的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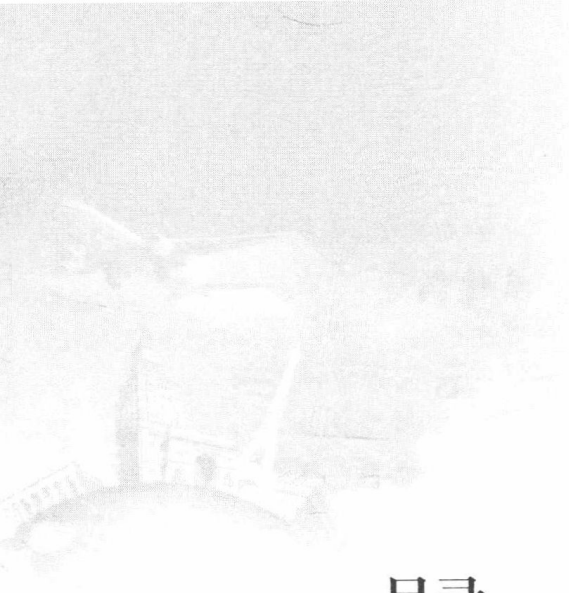
这本书中有 51 篇文章，由老年抒怀、闲情偶寄、艺苑观礼、旅游小记、书画博客五部分组成。其中《家书》曾经发表在《常熟日报》。《书籍带给我的痛苦与快乐》《驴肉馅饺子》等曾发表在《科苑金秋》杂志上，我曾于 1992 年 9 月 30 日发表在《安徽自学考试报》的文章《我的学校、老师和同学——毕业献礼》收录在《文凭》这篇文章中。因为我的精力和书籍篇幅限制，只能将我曾经发表过的部分文章在原稿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修改，发表在这里。

我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在这本书中，有我的答案。

早、中、晚，一天的时间很快过去。春、夏、秋、冬四季不断交替，一年又一年，旋转的太阳、月亮、地球，给时光披上了绚丽的外衣，绚丽的外衣给人生带来了不一样的多彩。旋转的时光，多彩的时光。太阳、月亮、地球，快乐地旋转吧，让我们张开双臂迎接每一个早晨，在多彩的时光里，实现自己的梦想。

王 春

2015 年 5 月 13 日于北京



目录

老年抒怀

- 榆树钱儿 /3
蚊子跳蚤臭虫 /7
早晨 /12
驴肉馅饺子 /17
家书 /20
我家的第一辆自行车 /23
幸福小屋 /26
我爱我家 /29
书籍带给我的痛苦与快乐 /31
文凭 /34
把自己打扮得靓丽起来 /39

闲情偶寄

- 多彩的秋叶 /45
君子兰 /47
沁入肺腑的芬芳 /51
名品时代 /54
年味儿 /58
热爱生活 /62
老年儿女心 /66
可爱的孙子与外孙 /68
认识“烤肉宛” /74
在北京前门的鲜鱼口吃焖炉烤鸭架 /76
我喝到了长江之水 /79

艺苑观礼

- 2010年,我看电影大片 /83
我看中国杂技 /85
难忘的痛楚 /87
国家大剧院的节目精彩纷呈 /89

旅游小记

- 小游北京平谷石林峡 /95
北京古北水镇的秋 /97
北京香山的秋 /100

金秋双节,游北京延庆的百里山水画廊	/103
参观老舍茶馆	/107
魅力园林博览会,美丽北京	/109
第九届中国(北京)国际园林博览会的 美好记忆	/114
走天路 进西藏	/117
大美西藏的林芝	/121
大美西藏的拉萨	/127
大美西藏的日喀则	/131
大美西藏	/135
西藏旅游后续	/137
当我再次到香港澳门旅游	/139
我在澳大利亚看海	/143
我在澳大利亚看奇异的花卉与树木	/146
我在澳大利亚看动物	/149
澳大利亚市场见闻	/151
澳大利亚印象	/154
仿“小令”	/158

书画博客

我与博客	/161
我读小说《洛丽塔》	/163
看旅游博客,欣赏地球上的山川美景	/166
微风摇曳拂碧水,待到七月满池红	/170
宁静致远	/173

后记	/176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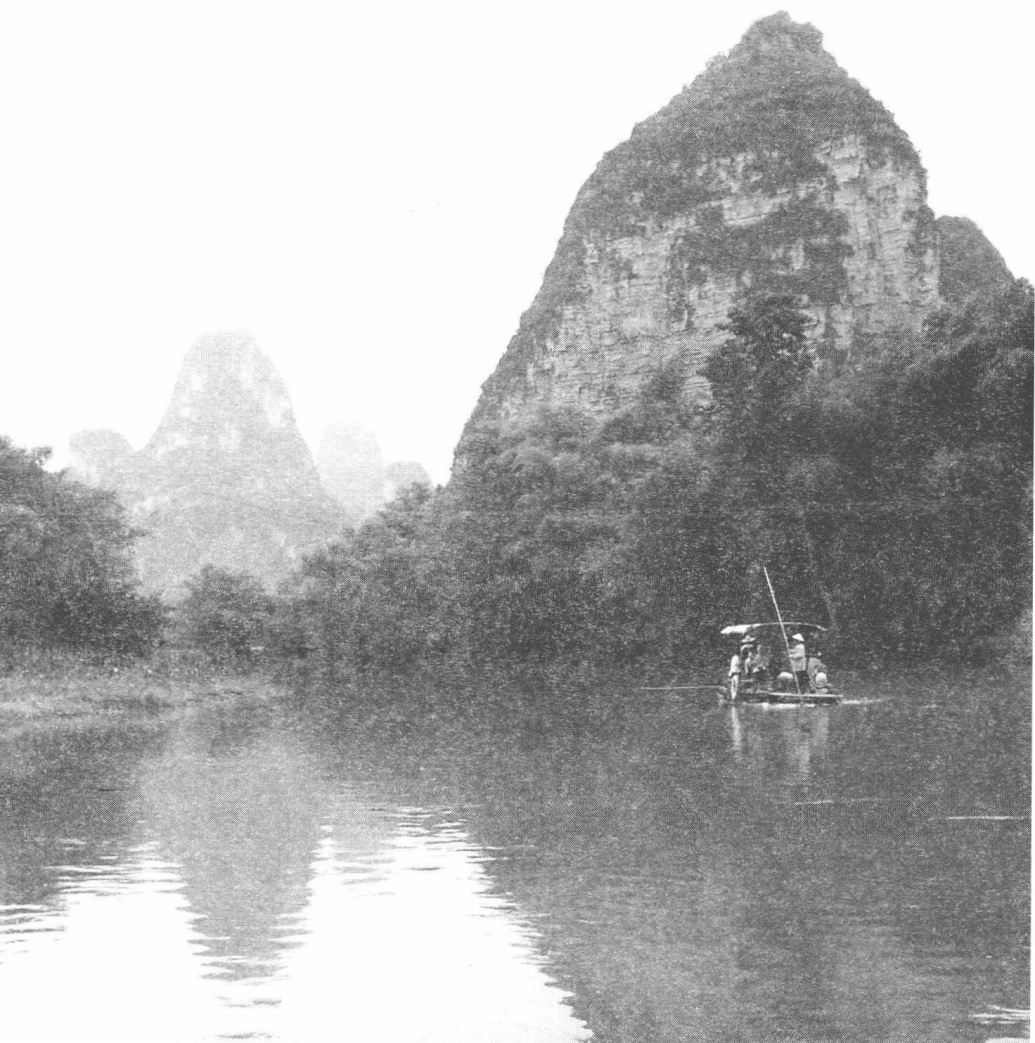


目

录



老年抒怀



榆 树 钱 儿

2014年4月,我去西藏旅游。在参观布达拉宫的时候,我沿着台阶阶梯向上走,在白色的宫殿透明窗子的拐角处,竟然看见一棵正在结籽的榆树。这棵榆树的枝条上结满了嫩绿的榆树钱儿。那灰黑色的咧着无数条小缝的榆树皮紧紧地裹在粗壮的树干上,这棵榆树干在阳光下略显沧桑,但是那淡嫩绿的串串集聚在一起像绿色牡丹花样的榆树钱儿,却在阳光下气宇轩昂,骄傲地迎接着每一位游客。在这海拔3700多米高的地区,在这神秘的布达拉宫的宫殿窗前,竟然能看到这么高大的榆树,我惊呆了。我立刻拿出相机对准这棵古老的榆树照了几张照片。



布达拉宫窗前的榆树

然而,晚上回到宾馆,在我清理相机的每一张照片的时候,发现每一张照片都没有照好。我在拍榆树照片的时候,因为是上台阶转角处的角度、游客多、时间紧等原因使这几张照片都没有那棵树那么美丽,只有一张照片还算可以。为了不占用相机存储卡更多的空间,我只好都删除了。晚上躺在床上,心里辗转反侧。我想,我再也没有机会进入布达拉宫了。由于旅行社给游客安排的游览时间太紧,西藏的美景又太多,照片没有照好,又被我删除了,我睡不着觉了。在这明月当空的夜晚,我在宾馆的床上辗转反侧,可是怎么也删不掉榆树钱儿在我脑海中的记忆。

老年抒怀

我八岁的时候，在哈尔滨读小学。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遇上“大跃进”，在学校住大通铺，吃大锅饭。因为小，感觉生活还蛮有趣的。我在学校吃住只有一个学期就回家了。虽然是大锅饭，却能吃饱肚子。可是到了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记得1961年冬天的时候，学校还没放寒假，家里根本没有什么吃的。在一个星期天零晨三点钟的时候，我被母亲从床上叫醒。我戴上棉帽子、手捂子，她拿上米袋子，拉着雪爬犁，我跟在后边到三四里地以外的和平糖厂去捞甜菜渣滓。这个甜菜，是北方的一种做糖的萝卜，在大机器中加工榨出甜汁后，余下的一丝一丝的甜萝卜渣滓从机器里吐出来。人们就是捞这个渣滓拿回家做饭充饥的。我和母亲艰难地走到那里，等待捞渣滓的人已经排了很长的队伍。当第一锅渣滓出炉的时候，队伍就乱了。人们蜂拥而上，如果第一锅渣滓捞不到，就要铲大坑周边上冻住的陈渣。

那天由于人们上前边去抢，结果有人被刚出锅的滚热的渣滓给烫伤了。待我们排着队到那里的时候，刚出锅的新鲜的热渣滓已经没有了。我的母亲只好在大坑的周围用铁锹铲，将已经上冻的渣滓，一锹一锹地装在一个米袋子里，把它搬到爬犁上，回到家就已经早上七点多钟了。母亲将渣滓化冻后洗干净，挤掉水，在渣滓中拌上盐。然后做成一个一个的团子在面板上滚上一层薄薄的高粱米面，上锅蒸。当这些发黑的菜团子出锅的时候，她让我先吃。当时能吃到这些，我已经很高兴了。就是吃得我胀肚，经常肚子痛。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个冬季。直到寒假来临，姐姐从市里的住宿中学回来，我才免去这种劳动。

在那个冬天，我和母亲时常是顶着雪花在黑暗的路灯下拉着爬犁走在冻冰的路上。我只有十一岁，瘦得皮包骨头。我从内心不愿意去捞甜菜渣子，我非常想多睡会儿。可是我没有选择，只能听母亲的。母亲总是说：“你在家是大的，弟弟妹妹小，你爸有肺结核病，你不和我去，咱家谁能去？我俩不去，大家都会被饿死的。”我时常肚子痛，我怕被饿死，只好和我的母亲在寒冷的冬天捞甜菜渣子。而我的父亲在当时还享受国家对达到一定级别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特殊供应”，但是，他还是患上了“肺结核”病，大咳血，不能做任何繁

重的体力劳动。

春天来了,吃饭的问题更加棘手。糖厂的甜菜也没有了,所以也没有甜菜渣滓捞了。星期天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带我们乘火车到郊区挖野菜、苦蕒菜、苦蒲公英、猪毛菜等等。如果运气好,还会挖到小根蒜,在像草的根部长着一个圆圆的小头,像蒜,无瓣,有一点点大蒜的味道。我的母亲还说“小满节气前多吃苦蕒菜好,迎夏祛病。”在端午节未到前,我们又采摘灰菜、苋菜、车轱辘菜。我的父亲还到小河沟里捞小鱼,那几次他根本没捞到什么小鱼小虾,但是我们在河边却能采摘到很多的水蒿。(这种水蒿菜有点像现在人工种植的蒿菜,但是味道远不如我们采摘的水蒿菜清新、独特。)我们将水蒿菜背回家,吃一部分晒一部分,我的母亲还要晾晒得更近些,留到冬天吃。

一次,我们采摘野菜的时候,发现了很多的榆树。树上结满了嫩绿的榆树钱儿。我的母亲高兴地说:“榆树钱儿是可以吃的。”她又说:“但是,榆树钱儿也是榆树的种子呀!如果我们吃掉了这些种子,明年就会少长出很多的小榆树。”我顾不得听她再继续讲,榆树钱儿既然可以吃,我就立刻在手能抓到的地方从树上撸榆树钱儿。我不停地将撸下来的榆树钱儿装到挂在我脖子上的布书包(实际上就是现在的有两个拎带的布袋,是我母亲缝制的书包)里,一会儿就装满一书包。装满书包后,我又将从树上撸下的榆树钱直接的塞到嘴里。真好吃,淡淡的甜味,带着一丝榆树的清香进入了我的胃肠。我的感觉就像吃松软的糖果,香甜极了。我母亲看我吃得高兴,她开玩笑地说:“你吃多了,肚子里会长出小树,肚子会更疼。”我让她也吃,被她拒绝了。那个时候根本吃不到糖,更吃不到糖果。偶尔吃到供应的颜色发黄的砂糖也非常少,糖粒非常粗糙。回到家后,我的母亲将榆树钱儿搅在极少的高粱米面里。蒸出来的馍虽然不好看但是很好吃,清香、甜淡。在我的印象中,那是很长时间内味道最鲜美的主食了。

下一个星期日,我们再出去找榆树摘榆树钱儿。看到的只是被人们采摘后甚至连小小的榆树叶也没有的光秃秃的榆树枝条了。在一棵榆树下,人们能采摘的枝条处,所有枝条上连树叶都没有,全被人们摘光了。而且树枝也被人们折断了,没有了柔软的枝条,

只有硬硬的枝杈在树干上延伸着。有的枝杈还没有了树皮，露出白黄色的枝桠。在树上边高高的枝条上仍挂满了榆树钱儿，有的开始变黄。看见绿色的地方就是榆树叶，那是人们摘不到的地方。

三年自然灾害过后，在春天的时候，每当我看到榆树钱儿，就自然想起那段饥不择食的日子。快到夏天的时候，我看着路边飘落的黄色的像小铜钱样的榆树的种子——榆树钱儿，心中总要飘来淡淡的惆怅。第二年春天，在那些角落胡同，没有人清扫的地方，可以看到很多的小榆树苗长出来。当我看到这些，心中立刻涌起一种负罪感，我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吃了小树，如果不吃这些榆树钱儿，到现在小树也已经长成大树了吧。

几十年光景，小树变成大树，我也从少年进入了老年。如果当年我不吃榆树钱儿，至今我也尝不到榆树钱儿的美味。如果当年我不吃榆树钱儿，那么后来，我还会有今天吗？在那没有粮食的年代，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吃树叶、野菜、榆钱儿。

也许是我小的时候饿怕了的缘故，无论吃任何东西，我都尽量地不会剩残羹余饭，甚至菜盘子的油也会吃光。我母亲教会我的第一首古诗便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粮食来之不易，是人生存的第一需要。如果没有粮食，人类就不能生存。2013年，我看电影《1942》，影片写的是那年河南受灾，人们没有粮食吃。在逃荒的路上，又要躲避外来侵略者日本鬼子的追杀，死了很多的人。这部电影勾起我童年饥饿年代的痛苦回忆，使那难忘的场景真真地又回到我的眼前。因此我是含着痛苦的泪水看完这部电影的。

2013年，网上流行“光盘”吃法。我觉得一点也不奇怪。那三年自然灾害，给我的心灵与身体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所以我的身体一直很瘦，比较柔弱。小时候吃饭时，若碗里有饭粒没吃光，我母亲会说长大会找个脸上有麻子的女婿。如果盘中有一点剩汤菜，我母亲会让我们吃光，甚至是舔光。她说把福根都丢弃了。所以到现在我还保留着不愿意浪费一点粮食和蔬菜的习惯。“浪费粮食可耻”，这句话已经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子里。

我曾经在网络上看到《吃榆树钱儿是美味》文章。我非常认同

这个观点。但是,我是不会再去吃榆树钱儿的。那苦难的日子在我的脑海中是很难抹去的。

榆树,我已经好多年没见了,更有几十年没有见到它开花结榆树钱籽挂满枝头的样子。我回忆着在布达拉宫看到的那棵结满榆树钱儿的树。沉甸甸的榆树钱儿,在肥硕的树枝上朝气蓬勃地绽放着。在这别致的宫殿旁,在美丽的布达拉宫窗户的上边挂着特有的遮阳篷的下面,朵朵榆树钱儿微笑着迎接着每一位游客。也许是因为布达拉宫白墙红顶的映衬,更使这棵绿色的榆树显得格外的美丽和庄严。这似乎在告诉我,别看我很沧桑,但是我很有魅力。别看这里海拔很高,但是我很强壮。

布达拉宫的榆树,你,带给我美丽,带给我回忆。你美丽的榆树钱儿,让我不要忘记苦难的过去,带给我更加热爱今天的动力。

2014年4月12日写于西藏

2015年5月25日修改于北京

蚊子跳蚤臭虫

炎热的夏天,蚊子像饿魔一样时常地骚扰我。然而,我又是那种经不起蚊虫叮咬的人。半夜起身虽然没有孙悟空大战铁扇公主的本领,但还是得用上液体电蚊香、电子蚊拍与其战斗。甚至在蚊子叮咬过的红包处用温热水洗过,身上涂抹香皂或者花露水、风油精等。这么折腾一夜,睡觉也就少了。睡不着觉,就想起以前那些蚊子、跳蚤、臭虫还有虱子的事了。

2014年6月22日《北京晚报》第20版中报道:在炎热的夏天



老年抒怀



驱蚊虫的好办法,美国一家科技公司制造出一款:“人味”牛香水,轻轻往牛身上一喷就能成功将其变身为“替罪牛”,保持几周甚至数月的“吸蚊效果”。也可以在牛的身上涂抹杀虫剂,在蚊虫的一咬一吸之间消灭蚊虫。为一头动物喷洒该香水需要一美元。点评说“在闷热的夏夜,可能不用扎蚊帐防蚊虫叮咬了,不过要在床头拴头牛……”我读到这里感到特别的好笑,但如果细想,这世界上有约 34 亿人因蚊虫叮咬,有可能会患上疟疾病,一旦患了疟疾,治疗是很麻烦的问题,觉得制造“人味儿”牛香水的人还真聪明,也是在为地球上的人类服务。人类总是要进步,社会总是要发展。有这个创意并研究的人真是聪明。

同时,我也感到很新鲜。现在人类的科技水平的确是提高了。如果这个方法成功就可以使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东南亚那些疟疾高发区的人们减少疟疾病的发生。对付蚊子,也是个全世界的问题,蚊子咬人是不分种族和地域的。就说中国的蚊子,北方的蚊子小,咬人可是大包,甚至会肿起来。南方的蚊子大,咬人后有的起红点也有起小包的。有的人不感到痒痒,有的人却感到很痒。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曾经被南方的花蚊子叮咬过小腿,后来感染,不得不去医院看医生。医生拿了手术刀把腐烂的地方挖下去刮干净,使伤口重新长肉痊愈。那个时候不论在上海还是在合肥的大街小巷里,因夏天的炎热,晚上有些人将床搬到有风的巷子里,支上蚊帐,摇着扇子,半夜上床睡觉。经常可以看到因蚊虫叮咬后的两条小腿像“赤豆棒冰”一样非常难看。如果穿裙子露出两条这样的腿,那是非常难为情的。因此我是最怕蚊子叮咬的。另外,我更怕跳蚤和臭虫咬人。

1968 年 8 月我在玉岗公社前进大队下乡插队知青的时候,知识青年点就七个女生,我们睡在一个火炕上。下乡的第六天早上,我们宿舍全体女同学的身上全是红点,是什么咬的?我们都不认识。一看被褥,尤其是铺在炕上的床单上,全是一个一个的褐色像米粒大小的椭圆的小血点。有的小血点竟然透过床单染到了棉褥子上。早晨大家本来是穿好衣服就扛着锄头到田里除草的。可是那天早上,大家脱了上衣,满身地抓。我浑身上下都痒,越抓越痒。看看宿舍内的情景,大家都憋不住的一场空前的哄堂大笑,而且在那

个特定的很难笑起来的年代里，屋内竟然笑的时间长达五分钟。

我们青年点是一栋四间草房。女同学与男同学住对面屋，女同学住一间西屋，男同学住两间东屋，两个对面屋的中间，一进门不远，就是锅台、水缸和切菜的墩子等等，这个房间约有一间。做饭的是 Z 师傅，每天早晨都有一个同学主动帮他拉风箱给大家蒸馒头做饭。帮厨的 Z 同学到外屋去问 Z 师傅。然后 Z 同学回来向大家解释，才知道是跳蚤。Z 师傅是军队退伍伙食兵，见识多。他告诉我们，房屋潮湿或者火炕没干透，就容易有跳蚤。有人就到厨房里问他：“跳蚤是什么样的呢？”他说是黑褐色的，很小，在火炕上一跳一跳的。地上也很多，它总是一蹦一跳的，不会爬。听了他的话后，大家又来翻褥子翻被子。果然看到很多的小跳蚤在被褥上一跳一跳的。一抓到手，这个小跳蚤的壳有些硬，肚子里全是血。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个女同学说：“这个跳蚤比‘跳梁小丑’还厉害，见人肉就叮咬。”

为什么这么多的跳蚤？我有些纳闷。我的朋友说，我们下乡那天大队长说了欢迎我们来。生产队特意新盖的房，房草刚苦好。我们住的泥草房是新盖的。来的时候，生产队还来不及将火炕全都烧干透，所以潮湿。后来生产队里给我们搞了点“六六粉”撒在宿舍的地上。大家把被褥等都拿到太阳下暴晒，加之秋天来了，冬天很快就到了，跳蚤也就渐渐地没有了。

跳蚤是没有了，可是又有了虱子。因为大家很少洗澡。夏天可以下水沟里洗，但是那里水沟非常少。冬天就不可能了。本省知青或上海知青为了洗澡就徒步走到东北方向不到 20 公里的一个县级小城市去洗大池浴。到了冬天，我们的身上又开始痒起来了，穿的衬衣衬裤的缝里排满了白白的一串串的虱子，这是虱子排的卵。虱子更可怕，肉乎乎的有白色的又有黑色的。也专门吸人身上的血。我们几个女同学互相不高兴，“是谁不搞好自己身上的卫生？生了虫乱爬！”有的女同学建议，干脆把衣服裤子都用火烧了算了。可是大家谁也不肯烧。烧了衣裤，就没有钱再买新的衣服了。甚至大家打赌：“谁第一个烧？你烧，我就烧。”一个同学将火柴点燃，谁也不肯第一个扔下自己的衣服。因为烧了衣服就再也没有换洗的衣

老年
抒怀